



管子卷第六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註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朱長春評段落語句時佳

可以山采不可田獲

張揚詩雖哉然四段意脉

氣勢自是相映發

管子

卷六

花齋藏板

不法法則事母常從空而下不設法以法。不法則令不行。復

設法不得法之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

宜故令不行。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審而不行則

修令者不審也。以修令者未審之故也。審而不行則

賞罰輕也。則以上輕於賞罰也。重而不行則賞罰

不信也。以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信而不行則不以身

先之也。以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故曰禁勝於身身從

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小收不聞所以有殆聞賢不舉不若聞善

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

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不能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

其宿可為而不為足而不施。殆足而不

必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

之士危所謂君不密則失臣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母

內策謀毋自入也人主孤而母內則人臣黨而成羣君子道消則小

沈博新評法  
法從君身之  
始則上令共  
而下情通皆  
由此

程敏政評主  
孤臣黨成何  
世界

張榜評撥轉  
筆頭便已收  
住

人道長也。使人主孤而母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小收。君不密。又另起。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有

過。然後有重罪。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不赦。則懼。而修德。上赦小過。則

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以成高大。故曰。赦出則民不

敬。有罪不誅。則安用敬。惠行則過日益。特恩不狃。非過而何。惠赦加於民

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造姦以待赦也。故曰。邪莫

如蚤禁之。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赦過遺善。則民不勵。善即惠也。有過

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

者事斷者也。又另起。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

管子 卷六 二 花齋藏板

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

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則難供。故其得寡。禁多者其

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瀆。故其行寡。求而不得

則威日損。獨唱莫和。非損而何。禁而不止。則刑罰侮。愈禁愈犯。非侮而何。

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稟其命。非凌而何。故未有能多求而多

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

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疆以刑罰。則

爲人上者衆謀矣。爲人上而衆謀之。雖欲無危。不可

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

葉水心評節  
三欲以妄位  
孽領語

楊慎評法令  
最嫌于多

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

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下有疑心。

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

言也。春通必然之數也。如景與響。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

者。立私議者。常自恃為貴也。國母怪嚴。詭行自亢。母雜俗。母異禮。士母

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禮。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

作議者。盡誅。易令。謂變令。錯儀。謂別置儀。畫制。謂更畫制。凡此盡以法誅之。故彊者

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僂。故萬民

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

管子 卷六 三 花齋藏板

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

從此之後。令不復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

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立私說。尚能卑主。况其倨傲。易

風俗。而猶有立者乎。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

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率意自

為易國之俗。故曰不牧之民。言其不可養也。不牧之民。繩之外。繩之外

誅。使賢者食於能。鬪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

而民從。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

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劉繩誅條甚悉。又引以繩墨。故服

岳正評况字以下又轉一意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

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

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

利。民無游日。無閒游之日。財無砥滯。滯。久積也。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未布而為。

所謂先時者也。當刑而賞。故曰妄與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

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

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令而罰。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

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生。故為暴亂。曹黨起。而亂賊作矣。

管子 卷六 五 花齋藏板

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

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

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殺

民不聽。民不聽。則疆者立。疆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

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

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

尊者。何也。曰。為之用者眾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

也。曰。為之用者寡也。然則為之用者眾。則尊。為之用

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眾。為已用也。使民

張嶠評曲盡  
儉意

李泌評妄予

妄誅是生亂  
亂賊非法也

朱長春評文

與墨子近長  
條蔓葉產變

而下于戰國  
又為才波矣

退之認錯作  
神故及文而

文亡

沈氏新評法  
今漸廢則民  
漸弛故以法  
令愛人則人  
可用

姚樞評用民  
至此極恐亦  
是極盡之術  
沈維垣評下  
礙上因礙害  
不淺

衆為已用。奈何曰法立。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國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為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為愛民矣。失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用人者當以法令以愛人。廢法而用之。則人不可用也。夫至用民管子

卷六

六

花齋藏板

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已者。至善也。夫善用民者必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致此極。則姦者不敢為非。善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已者。其可得哉。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好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竊按言愛人不足用民。及至能用民者。反殺危勞苦飢渴之。以至此極。民遂為之用。而無謀害上者。蓋以法素行。民皆舍好之私。而行此惡之公也。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儼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所誅戮也。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

梅士亭評力  
不轉死不愛  
何以得此字  
民

楊慎評無人  
與之小大君  
臣自與也

柯替評失令  
則君獨而利  
皆叢

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轉猶避也

續按轉猶展轉推避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

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

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

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

道者不與大慮始大猶衆也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亾者

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

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以

小與不幸而削亾者其削亡也則以臣主有失故也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

管子 卷六 七 花齋藏板

者必王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

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言

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其有功名也則以臣主有得故也然則國何可無道人

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

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

必先令之失先身無害而有利然後可以及物今君獨立無與則是有害故甚可傷所以然

者則由先令之失也人主失令而蔽失令則爲下所蔽塞也已蔽而劫已

劫而弑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

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

朱長春評主  
運厄言政可  
與四目四聰  
四門對書展  
座  
張榜評透入  
人情而辨才  
足以發之

楊慎評內隔  
外隔中隔文  
理轉展及側

沈鼎新評今  
即其勢勢為  
人主之神語  
云主失其神  
虎隨其後寧  
不落祖

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奪。無如之何也。在子期年。子

雖不孝。父不能服也。亦無如之何。故春秋之記。春秋。即周公之凡例。

而諸侯之。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

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

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其事適在堂上。

耳。而君遂十日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

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

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

管子 卷六 八 花齋藏板

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既入

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為。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出。則左右不為通於

上。其事遂斷絕也。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入。不得至於君。此則左

右侵君。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則左

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

不行也。政之不行。自致侵壅。非由杜門守戶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

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

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

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當與人。故君專之。政者

何優良評命  
以正定方謂  
之令

孔穎達評言  
辨而行難皆  
裂規列邪

朱長春評當  
時名法家指  
一而途殊各  
自立說參差  
同異故並收  
之其起議轉  
入紆曲可尋  
概亦強詞耳  
君天所樹也  
上下定制豈

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是故

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過，其正自生也。明正以治國，故

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正者中立，故過者令止之，不及者令逮之。過

與不及也，皆非正也。正在於中立。非正則傷國一也。過猶不及，

故傷國一也。不及於勇，故傷兵也。仁而不法，傷正。不及

於仁，故傷正。不義則失宜，故軍敗。法之侵也，

生而不正。不正則人邪，故法侵也。故言有辨而非務者，言辨而

非要，行有難而非善者，行難而詭恠，故非正善也。故言必中務不

苟為辯行，必思善不苟為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

管子 卷六

九 花齋藏板

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

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

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續按：倍，古背字同。是

廢規矩而正方圓也。一曰。管子稱古言，故曰一曰。續按：此乃集書者再述異聞。

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人君之德行，雖當威

嚴，既不能事事盡賢，亦須納言。曰：人君也，故從而貴

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人曰：此人君也，謂其道備德成，不察其是非，即從而

貴之，豈敢更有故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乘人君之勢，怒則伏

尸流血，喜則軒冕塞路，故急於司命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人君富人亦可。

獨在司命之  
權乎。權必以  
道行。權術則  
末矣。  
貧人亦可。使以  
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  
貴人亦可。使人  
賤亦可。人主標此六者以畜其臣。  
六者謂生殺。人臣  
富貴貧賤。人臣

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  
人臣事君亦望標  
此六者以臨下。君臣之會

六者謂之謀。  
君臣所以相合。皆欲標此六者。  
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

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

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

也。  
今臣子得此六者。是父君之不智也。  
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

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

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  
牽於左右。令入而不至。謂之瑕。  
君臣

管子  
卷六  
十  
花齋藏板

相間。故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

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

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

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

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

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

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

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

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

曾彥評蔽壅  
牽瑕桐析令  
源

朱養和評夫  
今又歸到用  
人

趙用賢評法  
自治儀自正

郭正城評依  
然責之在上

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節。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

服也。服。行也。先自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網要。務物之人。

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謙而接物。春。通。道。以。物。物。道。集。虛。而。一。貫。務。物。者。博。溺。心。文。滅。質。求。滿。而。

反得損也。非我制。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

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既滿而虛。則。矜者細之屬也。

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

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

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

管子

卷六

十一

花齋藏板

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棄。如此者。可謂愚士。鈞

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鈞。利之君。無王主焉。王

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

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

也。不能已。而後動。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賢明之君。必公。誠效國。以一其。

民人之心。忠臣直進以論其能。忠臣必直。道而求進。明君不以祿爵

私所愛。唯賢。是與。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量能而受祿也。君不私

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治雖未大。

足成正。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

沈尚新評士  
之高智卑愚  
在人之自領  
取

黃震評忘名  
忘功則不滿  
於

蘓軾評引援  
古有波瀾

朱養純評世  
無四語精與

湯慎評知不  
廢又忌其當  
廢欲廢之又  
忘其不廢皆  
為仁所惑也

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濟易可知起下文也。

古度之先王者。臣管氏自稱。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

為司徒。臯陶為李。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官。李同理。后稷為田。此四士

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一事也。以事其君。今

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

之不立。亦易知也。結上文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不

足以與。其位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官大。故每舉必從之。以此

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

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昔者三代

管子 卷六 花齋藏板

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三代無能。授於有能。桀紂失之。湯武得之。

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豈有二天下而行其刑殺哉。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

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

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兵有四患。則當廢也。五材並用。則不當廢。廢與之理。

難明。故惑也。春通。當廢不廢。古今惑也。是反語。不可作正解。兵者不得已而用也。不廢其當廢為佳。兵欲

廢其不廢。為志戰。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二者謂廢與不廢。

廢。既不廢矣。又欲廢之。則亦惑也。此二者傷國一也。廢之。則寇來無以禦。固傷國。不

廢。則費財憂主。亦傷國也。故曰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

在一人。王臣。故曰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

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三帝之時。天下皆服。不須川兵。而求廢兵。

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

所謂擅也。擅。專也。君之所專為。在於為家治民務積聚也。動與靜。此所患也。

動靜失宜。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猛毅之君

則患生也。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

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乖正。故道正之七不安。

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亾矣。彼智者知吾情偽為敵

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智者即道正之士。從此亾之。敵國既知我情。必為敵謀我。

所以外難至也。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

管子 卷六 十一 花齋藏板

誅。難為誅罰。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

羣臣比周。羣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君美。揚君惡。蔽美揚惡

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

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為君欲變其令。令

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虧其

法。法愛於民。

朱長春評。周天下八百年至。又斯大。大斯弛也。斯漫濫。濫斯極。春秋不王。猶有五伯持之後。而七

雄割分毒。彘體且不屬。而主體又可知矣。運之極也。故文亦似其運。未大而脉不落。膚溢而筋不收。

革寬而骨不舉。形臯而氣不鼓。態弱而神不王。病者所謂不仁。不隨腫。腫脾痺著肉食而尸行者耶。病

必將劇將爛將盡此周秦之交。百家處士橫議。彌昌彌不振矣。如此等擬管其類也多。厭不足觀。故周文自孟莊以降。庶幾駁辨乎。江漢之間。稍稍南音。然不至後之下流。歸墟一逝不反也。最者荀韓且曼縱無復神氣。呂氏挽而收之。又已薄。嗚呼。時也。

梅士享評。此篇論法法。而歸重於君身。翫法而放。則惠窮于民。而無與共上令者。失令而蔽。則威劫于臣。而無與通下情者。皆不知為政者也。政者正也。未有中不中而能正。失中之生正。正之治國。若規矩為方圓。巧曆不能盡其數。故置儀立法。君之自治也。君正而臣不敢誣。能與君共執法者也。猛毅與懦弱。皆非中。皆不得為正。故外難與內亂。其弊相衡。而君之當中正。以立極。隱具于法法之先。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

管子

卷六

十四

花齋藏板

楊慎評管子之意是言兵未離道德要人上會

沈鼎新評用兵及致四禍則兵權不可不知

者也。夫皇帝王道。隨世立名者也。其實則一也。謀得兵勝者霸。所謀必得。用兵必勝。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於道則未備。於德則未至。然用上可以輔王。下可以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既不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得地而國敗。雖復得地。既貧且死。所以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內貧。不勝多死。國敗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舉兵。而國四禍。則大度之書曰。謂大陳法度之書。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為此

程敏政評四  
者全由有數  
理來

四者若何

四者謂不貧得勝不死不敗也

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

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

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

其利則號制有發也。

號令制度因彼而發

教器備利則有制也。

有制則能備利

法度審則有守也。

有所守則法度審也

計數得則有明

也。有明則計數得

治眾有數。

自治其軍有數存焉

勝敵有理。

勝於敵國有理存焉

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

器備利則敵可勝也

明理而勝敵。

者在於明理也

定宗廟。

寇寧則宗廟定

遂男女。

人安則男女遂

官四分。

既定且寧

則四分官以守之

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

管干

卷六

十五

花齋藏板

一眾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

兵無主則人懷苟且故不能知敵野

無吏則無蓄積。

野無田吏則人情本業故無蓄積

官無常則下怨上

官無常則徵賦不節故下怨上

器械不巧則朝無定

器械不巧則寇敵見凌故朝無

定

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

賞罰不明則人無聊生故輕其產

故曰早

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

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

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

危危窮窮皆重有其事故能致

遠以數縱強以制。

有數則遠可致有制則強可縱春

窮窮也。三官五教九章為不可勝。以待可勝也。唯精乘瑕唯堅蹈隙未瑕而乘精亦頓未隙而蹈堅亦毀

岳正詩有制  
之兵先為可  
勝

張嶠評五教  
以作民勇

張嶠評五教  
以作民勇

張嶠評五教  
以作民勇

兩者合而兵勝。未嘗勝也能乘不勝耳。故曰致遠以數。縱強以制。則有制之兵如此。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任猶載也。謂今之儼裝也。春通大將。主旗鼓戰則親鼓所以任任將也。

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

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法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

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春尚青夏尚赤之類。二曰教

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

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遠用長近用短也。五曰

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貪賞畏罰。士乃自厲。五教各習而士負以

管子 卷六 十六 花齋藏板

勇矣。負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

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

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

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

食而駕。韓。輜也。謂輜其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

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敵不

意。彼不能測知也。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春演

察道帝。通德王。曰兵非備道至德也。既分矣。此曰始

無端。道卒無窮。德又以兵歸入分而復合也。道無不

貫之物。德無不載之事。武無遺文之用。其相者分。其

道不備德不

精者合。主其精以運其相。故經乎不知而發乎不意。

采春和評無端窮正由分

而合兵法之神處

楊與評與篇首兵非備道

至德似暗而合使兵離道

德而有用則道不備德不



陽貨評獨出  
獨入者將心  
能寶者三軍  
之精志也將  
是精志以出  
人故獨而不  
獨獨則孰止  
之俱則孰止  
見則孰歛之

李必評惟神  
故獨出獨入

姚樞評仍合  
到道德

陽貨評無天  
以破大無疆

不攻不守不拔因便准利之法靜如風獨出獨入而莫

之能止見其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伴厥寶玉必遜

不獨入也績拔寶疑實字誤謂雖曰獨入實與眾俱

入非獨也故不能止下做此春通雖獨入與眾俱入

寶言貴也寶不獨見與精勇俱見之故莫之能歛寶玉所

使無水旱之災故取之不嫌也春通不神之所以為

神故用于獨出獨入寶于不獨入不獨見不獨有眾

為用之公有不自用之虛有先為用之無無而無

意無意而神神常玄常妙也故無而有無而有我不

知出入人安無名之至盡其取寶玉也潛伏不名盡

意吾出入無名之至盡至能盡獲而不置也盡

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既盡寶玉皆非彼所意故不能

獨出獨入妙無名也無至盡盡不意率然而畜之以

來率然而應通其天機而無心神矣何能疑

管子 卷六 十八 花齋藏板

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春通至此又歸道德上

神此以畜和養合因之為眾強獨神妙于中權眾

強勇于進鬪以此談兵有本之論乎加韜鈴一等和

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我之軍士

-5 180 45 950" data-label="Text">

故敵不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

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自一至以下管氏

知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彼無守也故能

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數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

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服之其

次一之雖勝不勝破大勝強一之至也不以勝為勝故亂

能破大勝強也亂

-5 715 45 950" data-label="Text">

能破大勝強也亂

以勝強我不立勝而被其勝一之至也

朱養純評道原十一皇之明一正明此

孔穎達評可見利適用敵所不可緩

滕王韋詩成化歸之無正船之不測

之不以變亂敵不設計變也乘之不以詭乘敵不詭詐勝之不以詐勝敵不以詐謀一之實也凡此皆至近則用實遠則施號

原也原本也凡此皆我眾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用衆貴詳審故若時雨之漸用寡貴機速故若飄風之卒至皆以一為本故能終至此道春通一

失其不戰也日實日原日終一之變通至此然皆其不可知者則神乎神故妙于有而盡于無無一之元利適器之至也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績按致中致也用敵教之盡也士卒用命而敵者則教練之盡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

管子

卷六

十九

花齋藏板

盡教者不能用敵器既不利教又不盡敵則不服豈能用之哉不能用敵者窮既不能用敵敵則反侵故窮也不能致器者困既不能致器則無以應敵故困也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絕其反顧之心故必勝出入異塗

則傷其敵出入異塗或有所傷也有迷而失道故為敵不知其所出變化異塗春通我出敵不知其所入我入敵不能應戰則勝攻則克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入敵國其處又危所謂置之死地故士自修以求生也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

為兵也使敵若據虛居常若搏景擊無所獲春通不見我之形則捕景測我之實則據虛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策可以設無形可以尋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無形可以覘無

呈敏政評道  
借威而感非  
道

計可以為所在皆無故不可以變化也。春通無不可  
以成化。無不成化也。有則有礙。無則無方。無方不測。  
神之用于乎。如天之行。此之謂道矣。無形迹可尋詰者。  
而萬物成矣。化矣。道之謂春通無設  
無形無為。結上無名。若。凸。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  
命之。善。用。兵。者。體。道。以。為。變。化。者。也。故。若。凸。者。而。乃  
存。若。後。者。而。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春  
通。兵。威。事。也。道。所。以。用。威。威。而。不。神。法。也。敵。得。窺。之  
神。行。其。威。法。無。法。也。變。化。而。不。可。知。則。道。借。于。威。而  
非。威。也。

朱長春評管氏兵法一篇。其寄軍之中權。九合之  
勝略耶。三略素書之遺符耶。過十三篇矣。彼多方  
此守一。彼神術。此術神。彼妙法。此妙道。由道入兵  
從一而散之。由兵合道歸一。而神之正正奇奇。幻  
幻元元。無方有方。有際無際。所謂皇帝王伯之分  
也。究于皇帝王伯之無分。其旨遠。其文妙。其權秘。

管子

卷六

二十

花齋藏板

其法正。范蠡所引兵志外。無更玄者。管氏以教士  
三萬人。橫行於天下。此耶。即不出管氏。抑計倪鳴  
夷之流。託為書明道。吳起以後。無此兵論矣。白豎  
子毒逐。不知法。韓王孫亦不知道。  
又評道一以貫之。有一神。出奇無窮。可用十三篇。  
又可為十三篇。十三而無一。圖之。驥。皮。之。虎。芻。之。  
狗。也。予。故。曰。兵。本。  
梅士享評。此篇論兵法。而原之于道。歸之于德。渾  
渾乎帝者之風。其次一之。一不可二。浸浸乎王者  
之盛。豈孫吳權謀之列。○篇內道德等語。多同幼  
官。彼錯見。剛之不成段。此合見。刪之不成文。皆篇  
內精神所注。故兩存之。讀者不妨各會其意。

管子卷第六終



揚頃評無小  
知揚而有太  
慮伯之上也  
淫後好動不  
足言伯有小  
知言伯必矣  
小知大慮之  
仇也日拙而  
不知懼也彼  
自不容夷吾

夷吾又孰得  
而容之哉故  
小白者夷吾  
之水也魚之  
識火久矣  
梅士亨評忽  
以受君命奉  
所立為君臣  
仲以社稷宗  
廟祭祀為君

臣議論各根  
天性予以此  
時受命為傳  
非受命寄託  
仲說較長連  
其後秦亂齊  
魯君臣既定  
義無所逃召

事一公子則所事者能立若云一人則必不  
立今已既事糺故知小白必不能立為後 管仲曰  
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糺之母以及糺之身而憐小白  
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  
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 二公子謂諸兒子糺言  
又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續  
按二公子指糺小白也巳以同言定齊必此二人也

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小慮 言雖無小智能  
非夷吾莫容小白 小白既無小智必乖迕於俗人故非  
夷吾莫能容春演小智大慮政不相  
兼尤不可相兼大飯不及壺殮喋喋不足為飽有大  
仇也日拙而不知懼也彼自不容夷吾

右畫員手且不能給而況於心耳目手足各兩而心  
一也用其一不得又兼其二用大大矣用小小矣大  
管子 卷七 二 花齋藏板

得役乎小而小無得御乎天故曰大不  
天不幸降禍  
踰小出入君子不小知故可大受也

加歿于齊糺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  
也 糺既不濟次在小白輔小白而  
召忽曰百歲之後  
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子謂名忽

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糺也雖得天  
下吾不生也 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  
謂僖公之命使立子糺今而奪焉我當

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  
死 名忽稱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  
知政也今受君命而立子糺不改其所

濟是吾義也 春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為臣之義也續按兄古况  
字後做此言犯命廢糺雖得天下尚不生况定齊社  
稷一國 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 言已立君臣之將  
義與召忽異

忽之死允賢  
生也乎故曰  
仲何不藏身  
以有待而幾  
俾于二公子  
之間

沈鼎新評燕  
二心正盡力  
以親信

梅士亭評仲  
教鮑叔以無

二心而已二  
心于乳蓋乳  
之不終仲雖  
料之而所事  
既定不可更  
也仲命有所  
制也

梅士亭評魯  
桓公夫人一  
段亦齊襄公  
淫縱取亡虛

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糺哉。言當為宗廟社稷致死。不

死於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

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

則齊國不利。秦通管召二人語。應是小白既立。請魯

與鮑叔辭。傳不相賞。紀殺糺之時。忽于此言。奪糺死糺何居。又

者代為辭。又錯為序也。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

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白鮑叔許諾乃出奉令

遂傅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管仲曰。為

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為君不親信則言

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

管子 卷七 三 花齋藏板

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

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

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紬無知無知怒。公令連

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

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

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申

俞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之室。無

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

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

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

葉水心評賢  
智似各成其  
美

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垂謂扶公升車公薨于

車豎曼曰豎曼齊大夫也賢者成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

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

免馬智者既盡理而謀慮又長故免於危也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輔君而從

之於昏又長故免於危也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

故曰二無盡言謂不忠諫襄公通又力成吾君之禍以

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諫襄公通又力成吾君之禍以

構二國之怨待其多力拉殺魯君彭生其得免乎禍

理屬馬禍敗之理夫君以怒遂禍君怒魯恒彭生不

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姝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容忍之然此

管子 卷七 花齋藏板

昏愚之生於不識其類及如故曰昏生無醜醜類也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也

由彭生則彭生力能止也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

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也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

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

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

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

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屢反誅屢於徒人費不得

也誅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

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

姚樞評禍理  
語更奇峭

張榜評敘得  
簡古

朱養純評事  
甚性彰

孔穎達評文  
更委曲如畫

張暭評鮑叔  
知仲心

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

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

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鈎。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

糾。劫。謂與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

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

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傳小白將立之。公曰：然

管子 卷七 五 花齋藏板

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

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真謀必將令魯致

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

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恐其將為魯害。故殺之。

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

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

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

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二心。如是乎。

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糾也。

論評鮑叔  
料施伯亦是

劉總評此計  
極詭

朱養和評施  
伯亦不能料

言管仲親紉。紉之不死而况君乎。親尚不死。疏則可知。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公曰恐不

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爲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

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

敢殺。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

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與小白爭國其事既不濟故

來在魯可因。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

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爲害欲殺之有若

與齊同怒如此。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

猶賢於不殺也。管子

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

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

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

庸猶何也。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就也。就令能用

事必濟矣。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

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

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強鮑叔賢故不能待待猶疑也。不如與之

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

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今既定

卷七

六 花齋藏板

郭正域評生  
臣死臣是定  
案

梅士亭評成  
行成名等議  
召忽見死則  
行立而名不  
虛生則行喪  
而名虛立也

揚慎評上者  
匡之志下者  
匡之術  
朱長春評以

或曰起例信  
疑兩存而文  
奇正陸離得  
此更神大傳  
所謂相雜大  
史公

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

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糾。子為生臣。忽為死臣。

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

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

者成行。死成忠。生者成名。生定社名。不兩立。既成生

又成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

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

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能霸諸侯。管仲之生也。賢其死

也。管仲之死。不或曰。明年。集書者。更聞異說。故言或

成九合之功。或曰。明年。日。明年。襄公立之。明年也。

管子 卷七 七 花齋藏板

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

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

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

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

智。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小白

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足有焉乎。直是智不行。召

忽雖不得眾。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召忽雖不得眾。若及獨能圖我

事。續按。及。謂所從黨與也。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

國理。續按。指管仲。朋友不能相合。膠而國乃可圖。

也。膠交人也。朋友不能相交。合則黨與弱。故乃可圖。續按指召忽。乃命車駕。鮑叔御。

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

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致死拒我。故不可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

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

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已致死。公子猶可得免脫。乃行至於邑郊。鮑叔

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鮑叔入國十乘。後令衛公子。鮑叔

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

不恐違老臣。故相從。中心實疑。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濟。故以

必不忍殺已。若事不濟。已尚足以塞道。而先小白也。

管子 卷七 八 花齋藏板

春通。三人同友。仲忽必不忍殺叔。故先驅塞道。公子

居後。既不得前行。則彼兵不振矣。是以平行入國。而

亡恙。倘其反而殺叔。先者死。拒後者可走也。故曰公

子猶之免也。是以誓軍令。利則進。不利則後。免公子

走。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

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

將五乘先行。距路。不令子紇之黨得及小白。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

子紇。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紇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紇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

入國二年。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

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

何俊良評是叔真心

揚慎評鮑叔之可仰也。大匡之文。文鮑者歎。

權賦評此書甚正決

梅士亨評桓公設無天慮

管仲終死子

紉可見其生

不苟

朱長春評期

王而勉伯著

書者後曰君

不能大姓以

小見仲王佐

云爾

梅士亨評必

待桓公許伯

然後仲趨就

相位可見其

相不虛

梅士亨評桓

公欲先修兵

管仲欲先厚

人所謂人者

合諸侯與齊

而兼厚者也

朱長春評蕩

船事國異人

異年異自札

先立以下至

後紀事多與

傳左故別或

曰起例載異

聞也

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

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

紉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

死。紉也。臣不敢。既不死。紉。空食齊政之祿。而不乃走

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汙出曰勿已。其勉霸乎。

必欲令霸王而不已。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

我將勉力而求霸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

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貪於乃令

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

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

管子 卷七

九

花齋藏板

兵。百姓困病。當先賦與。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人

兵。自強。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

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別本

未盡。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以下桓公。愈欲繕

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為兵。桓公與宋夫人飲

船中。宋夫人。左傳作蔡。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

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

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

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宋受而嫁之。蔡侯。左傳

作蔡人嫁之。非宋嫁與

沈鼎新評修  
兵後用果可  
危

梅士享評鮑  
叔駁君用夷

吾之言此篇  
凡三見故知  
桓公之伯始  
終成之者鮑  
叔也

李泌評翠沫  
賊人

蔡也。事見魯僖公三年乃齊桓公二十九年也。案齊桓踐位之二年。宋從齊伐魯。三年宋再伐魯。四年宋有宋萬之難。而閔公弒。五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冬。會于柯。始及魯平也。宋人肯北杏之會。六年春。齊率陳曹以伐宋。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自此征伐會盟。魯宋無不共命。安得有柯未會之先。齊伐宋而魯救柯。既會之後。宋伐杞而齊不能令。如大匡所云者。公怒。歸告管仲曰。

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

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

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廢。故曰奪民用。士所勸者。唯勇則輕敵。故為外亂之本也。外犯

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故為人所怨。為義之士不入齊國。

君為不義。故義士不歸也。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

管子 十 花齋藏板

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侈之。侈謂過常也。謂重其

稅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士勇則與之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

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

智多誨。智多則可試誨之也。姑少胥其自及也。胥待也。待其自能及道。鮑

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亾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

政夷。吾尚微為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為。則未至亂。可待君自及。

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既無有敢犯我。二年朝之爭祿。相刺。裝領而刎頸者。

不絕。裝謂割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眾矣。毋乃害乎。

趙用賢評義  
士歸方可強

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未能自為害也。

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為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若亂公立至故可患也。

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又內修兵

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隣。於是其救宋

也疾。疾謂先諸侯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

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

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與師伐魯。造於長

勺。魯莊公與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

管子

卷七  
十一  
花齋藏板

參圍之安能圍我。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安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

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

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

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于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

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故

曰以小兵而內失吾衆。謂數搖動之。諸侯設備。數見則衆疲而散。

故設吾人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獨按言天下兵

多。齊發小兵以服之。內外俱失。而國危矣。詐一本作誑。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

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更立國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

朱長春評春  
秋之師未有  
加二千乘者  
也其虛言耶

柯潛評以小  
兵御多兵非  
計也

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

服請從服於齊。俱其微求比於齊之關內。

桓公

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劔。今而帶劔。是

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

若以交兵聞於諸侯。請去不如止而不盟也。

請去

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

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

忌。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

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

若果弱魯諸侯。又以貪名加君。後

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

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

非齊國之利。

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

劔之爲人也。

劔。一作沫。下同。

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

不可以盟。

管子

卷七

十二

花齋藏板

取信

桓公不聽。果與之遇。

春演曹沫劫壇之事。兩傳不載。七國始言之。或好事

耶。此以抽劔屬公。更左。冠裳之侯。賊爲刺客。自昔未

之有聞。又安在秉禮周公之胤。且會盟之役。禮擯贊

揖讓登壇。劔于何懷。有是乎未敢信也。曰。請不帶劔

又所未敢信也。乘車之會。自桓公成伯始。往未之有

以兵臨交惡而盟。無故一旦去

劔。示疑矣。禍之不信。而誰欺。莊公自懷劔。曹劔亦

懷劔踐壇。莊公抽劔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

無不死而已。左。榘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

君前。左。手舉劔。將榘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齊

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

管仲走君。曹劔抽劔。當兩階之間。

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

收劔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將欲改先者之

既圖今不當  
有進者也。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爲竟，桓公許諾以

汶爲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圍辟

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圍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五年，宋

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

若諸侯何？無若諸侯救宋何？夫杞，明王之後也。杞，夏之後。今宋伐

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

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先之。則諸

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後無辭以

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

管子 十三 花齋藏板

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靜

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

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競之則危。桓公

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而令

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令罷杞兵。使之而不可。謂宋不從令。君

受而封之。受杞告命，而建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

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

宋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子車百乘，甲一千。謂

也。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以告急。桓公築

朱長春評大

匡志臣君以

匡天下爲功

初敘五年嘯

諫自用之弊

一用仲而伯

成以此分兩

截應揚而大

慮則事多舛

而仲功亦榮

恭矣

程敏政評不

疏兵是至書

嶺王亭評以

下節節收拾

人心看他疏

爲五有包籠

世規模

夷儀以封之。

夷儀。那城。

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

衛君出致於虛。

虛。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

恒公且封之。隰甥

實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亾者。絕以小。

小國之亾。理則然矣。

不當封也。

今君斲封亾國。國盡若何。

國之車。盡於封。亡國其若之何。春通絕以

小。言國小故云。封亾而國盡。齊亦小矣。如亾何。

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

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

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為之。安得有其實乎。

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

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

桓公問管仲將何行。

更問以所行之政也。

管仲對曰。公內修政

管子

卷七

十四

花齋藏板

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弛關市之

征。為賦祿之制。既已。

謂已行上事。

管仲又請曰。問病臣。

病者。君當慰問之。

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

行此五年。可令諸侯

視。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

請諸侯交聘之禮。

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

報。

往重報輕。所謂大國善下小國。則取小國。

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

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

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

列士。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

凡諸侯之

朱養純評又厲以行夷吾之言是其成相處

葉水心評修政勸民規模自宏遠

沈維垣評厚禮與善不減王者

楊忱評仲評  
陽數入如鑑

曾彥評文更  
提滑

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壘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壘問之以

信驗其所諫之言為善。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

躬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東國謂自齊東之國。令隰躬理之。實胥無

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西土。齊西之士。令胥無之國。與士交兵。春通。東屬木。其人

性通敏。西屬金。其人剛。衛國之教。危傳以利謂其

果。兩因其地。而使其人。高危且相傳以利。謂以利成俗。春通。危急也。急於傳

利。見利即動。輕心者也。不能久。即輕而易動。可以相

入。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

於衛。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

也。績按小匡作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魯邑之教好

管子

卷七

十五

花齋藏板

邇而訓於禮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飾貌。故曰好邇。邇。近也。季友之為人。也

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博於糧。謂多委積。績按小匡作公子

舉。博聞而知禮。糧字。旋禮字。誤也。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

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

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厚往輕報。所以

服小侯。游三人於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

三國。所以服大侯。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

諸侯附。狄人伐。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

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

幽士幸許以天子令救伐以不聽令誅不救罰者尊周以號召天下詎止樓諸侯以伐諸侯

沈氏新評足兵食而后再政得治原

朱養和評俱在羣倫上着精神

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綠陵。先者使卒戍綠陵。今有狄難。故致之。戰於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甲。及貨盡。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大侯則

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春通。北州侯莫來。勝得狄縣。以分大侯。無利焉。是不踐。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

於召陵也。曰狄為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齊。自謂。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以敬順天命。救齊伐狄。北州侯

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下鳧之山。斬

管子 管子 卷七 十六 花齋藏板

孤竹。孤竹國名。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

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兵。桓公乃

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有三年食。然後可以加之政也。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之人

者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論之不可喻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

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

劉勰評罰不  
輕加

張暉評誅悼  
倫以示戒

朱長春評四  
十二年以上  
敘匡天下行  
事大略自以  
文為次用兵  
車乘車九合  
為外政結局  
復以踐位十  
九年起復國  
中內政此一  
篇大體布格  
大奇  
朱長春評敘  
事道古陸離  
有運氣文兼  
子史之長太

妻毋曲隄

所謂無障谷也

毋貯粟毋禁材

山澤之材富與人共之也

行此

卒歲則始可以罰矣

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

君乃布之於

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

管仲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言其竭至以待桓公

盡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言其都齊

而吳人逃也來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

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曰從今以往二年

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

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尚可誅况無三乎諸侯之臣及國事

管子卷七花齋藏板

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

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

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

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事兵車之會

六兵車之會謂乘車之會三好息民之會也饗國四

十有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征賦也五十

而取一取其貨賄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窳壅而稅之二

歲而稅一率一歲而一稅之上年什取三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歲總飢故不稅歲飢弛而稅此歲飢謂有飢

史公用其古者有不飢者故桓公使鮑叔識音志君臣之有善者晏  
法幹以鷄雜施飢而稅不飢桓公使鮑叔識音志君臣之有善者晏  
以氣勢佐之別自成史體  
梅士章評前  
已已載隰朋  
爲東國賓胥  
無爲西國茲  
復重出重治  
內也公子聞  
季友棠孫不  
重出輕外也

獲軾評待客  
之禮周悉愷  
至

郭正域評有  
賞無罰大有  
權衡

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志高子識工賈  
之有善者國子爲李李獄官也隰朋爲東國賓胥無

爲西土弗鄭爲宅爲宅掌修除宮室凡仕者近宮仕者有公事職務故

近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於外門工賈近市

三十里置遠委焉有司職之遠今之郵驛也委謂當有儲橐以供過者立官

以主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欲通於齊吏從行者令一人爲負

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遠之有可當若宿者令人養

其馬食其委其客若宿即以所委食之一作食其委客與有司別契別契

管子 卷七 十八 花齋藏板

謂分別其契自郊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爲五百里此

周之大費義數而不當有罪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

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事

經七日者則囚其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出謂欲適他國費

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

觀其能之大小以爲之賞有過無罪賞雖過能亦不罪也續按縣吏

進諸侯士有善則與其賞有過則不與其罰蓋以他國故不連及也今鮑叔進大夫勸

國家勉營國家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爲上舉得此大夫故有

成功終然允當無有可從政治爲次所進大夫從政而能理者次上

成功野為原又多不發春通不發是大徑大役簡少其野多不發之衆起訟

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勉農人開闢荒野皆為原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恪不為驕傲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

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

貴人之子晏子平仲之先出不仕不仕則樂道深處不華無過失而

友有少長友有少長則遵禮經為上舉全此三者故為上得二為次得

二也二也得一為下士處靖敬貌敬老與貴敬老近於親敬貴近於君

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

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惰應於父兄孝且義事賢多擇善而從故能多

管子 卷七 十九 花齋藏板

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

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敬而從之也行此三者

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

定罪罰者貴得其罪春演獄天下之命也君之威也

于政為大于國為權政不可輕權不可移人命不可

濫屬之上卿申之君命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

有重之矣重乃可結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

三大夫謂鮑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所選

叔晏子高子舉者此言選舉者國子主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

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如此管仲所

海士亭評孝弟為人之本貴人之子必聞之于父士則童而習之獨農工賈志其以力賦忘之以見利遷之故教以應于父兄則為上舉不應于父兄則為首戮而孝弟之義不待學校而興矣朱長春評國子斷獄只一句作不了語復入三大夫之舉因申三大夫之罪總歸君謂國子以完斷獄文局之奇後人

不能亦多不解

張榜評數個無救潔然

趙用賢評廉意廉察其意

而罪士也

朱長春評三大夫進官

仲命之德中

刑也國子為

李王蜀君命

之刑中德也

東國西土外

政其餘具上

七大夫政完

其文完矣

榜士享評潔

然親師之義

如揭日月以

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下，則淫

上處不華，下交謂以貴凌人，使友居交。春通，狹邪，浪

下也。照友有少長，好飲食，照出不仁。交，蕩比之匪人。

狄少年，好飲食，重交好，則狹朋黨。

公子也，好飲食，嗜飲酒，則道情薄。

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於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危，傾險也。

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里，吏進此人，君必用之。

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善不能賞，有過不能罰，吏則苟免。

管子

而已。故不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進廉意也。

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雖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吏進此人，君承用之，其人善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續按：當人皆稱其賢，而吏舉善者而舉，不賞罰以其出于眾人同然也。若吏以賞罰無與已而不舉，則廉察其意而罪之，至于人不稱其賢而吏舉者，後有善過，賞罰其舉者，以其出于一人。

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貴而出，獨見也。

與師俱。師貴而資賤。

上與君俱。君貴而臣賤。

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亦人于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

不臣不子也，故無赦。

獄者所以止罪邪，止罪邪所以與禮義，今易祿可無犯，罪者非以垂僻易義，則以姦偽易祿也。

卷七

蓋政教兩相成而禮法交相飭者也

朱養純評痛狀聖絕

歛有可無赦。然今所有罪必無赦之也。春通制刑必即天倫王制原父子立君臣此加師重在三耳親屬情分屬義又有祿易則議貴之典易祿無歛即奪奉收田之罰有可無赦易後再犯也春演君天道也主德相地道也主法故命官申令在公考成議罪在仲法之中而又有德焉上天好生之心終不以義掩仁也故仲相也三告定罪而不告國子為李者為國守法而持平者也非仲所得告也周禮三刺又三宥是君又自為國家祥刑而持平者也散散敘來有次第有脈終有條理關鍵是德威之意焉見吾相之分焉見慎獄之仁焉見君道在過而義不過焉治法之善文字之妙斯古人哉非古人不但不識文體且不識政體又演蓋嘗讀管子大匡廢而歎嗟乎其然為解嘲然不可解也仲之能蓋前可謂天幸一羈旅累臣生之不圖而能必桓仲父任之又安能必社稷之定哉事死主而不立信何以必生主信我才不能

管子

卷七

二十一 花齋藏板

定凶人之成又不脫其死也何以令新君委而任才即令叔以本謀泄之仲亦無計昔死事讐媿于心何何以知國高諸臣不庶此撓我此都時事之不可幾者也謂仲負天下才不忍溝瀆而以其身待有用則得謂必知社稷之定而故叛亂以容小白不得也必曰為白也容為亂也不濟則乾時之鉤誰之射乎中鉤而志心中心死矣其何容以社稷之定此又事之不可信者也貴日月之光乘風雲之會紀內政於五鄉立功名於九令皆後乘幸以其生用其亡而贖其死天平天生才固以用之亦幸也仲尼老於行無成於攝天生一聖人一才人何若故曰事之不可幾者也幸而蓋也聖人許其仁而不能許其忠政以為後世貪生二心口實仲而功為期卒不期而猶嗟然吾志其大為社稷不可訓可差矣雖然桓夫亦有市之平仲欲用桓務功而桓因以功之祿而入用之桓實容仲仲何容桓哉故論仲者仁義相衡節義功名相提以喪節屬人以成功屬天以義按之身以仁贖之天下天下不可無仲仲不可無死故仲罪之魁功之

首可懸以待贖。不可謂社稷之大於死。管仲且猶不可。而况不爲管仲者乎。

楊慎評讀大匡者。白其志。審其術。則夷吾如見也。文貌之。則惟太史公身貌之。則爲諸葛孔明。故後

世之能讀大匡者。予以兩人獨矣。

宋長春評大匡與齊語爭工。敘辭絕不同。文體各

成一家。後出故更奇。奇勝前。亦奇不如前。五帝三

王之降也。世然也。麗靈啤驩驩虞。見世運。見文運

又評大匡敘一匡大政。是管子列傳七國法家之

才爲之也。要其博大適宕。時加峻裁。氣體故自矯

矯落落。大致似國策。而古深。有春秋之遺。太史公

長篇。往往采其法。亦文場宗器。寶色自貴。○倫次

似錯非錯。關結似闕非闕。古人大文章時有之。兵

法正合奇勝也。首按事紀敘引入仲相。分二大段。

法宜先內後外。先政後功。故倒使造奇。亦不奇也。

敘仲桓君臣始相。左後相成。桓試仲。亦仲試桓。見

病後醫。見顛而後扶。乃言易入而功轉用。于此中

失得順文相敘。亦自合爾。要于侈其功者外。而曠

# 管子

## 卷七

三三

花齋藏板

以爲功。政也。內也。兵家背水陣。形家倒騎龍。奕家先著爲後著也。最奇可觀。

管子卷第八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唐

蘆泉劉績

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叅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

二以供賓客

其一在國管仲

懼而復之

復白也以賓客之費太半故白之

公曰吾子猶如是乎

以吾

梅士享誣桓公惕而有慮于此見之信非夷吾莫

子為賢當以供賓之義為急務尚懼而白之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人必為延譽也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污名

管子

卷八

一 花齋藏板

庸小白也

滿天下壤可以為粟

播壤則生粟

木可以為貨破木成器則貨粟

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

有財則失名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

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

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兵以贖之

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脅盾也既出盾又令出一戟也

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金以贖之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

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令出束矢以平其罪成平也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

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

勝便許以殺贖殺能禁民之犯死乎甲盾所生餘也幾失於國圍也雖然猶愈於金贖多兵殺敵多金被主伯國亦以食為實也

劉繩評虞書  
必先置利

沈鼎新評仁  
義法三王桓  
已有卓見

楊慎評此章  
世通病而得  
明尤甚

李泌評尊禮  
之至

惡。竟。外。之。不。善。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士致死。故可以惡竟外之不善。安卿

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卿大夫家安。則大國。臣盡力。故以危救

敵。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

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

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

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

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湯。放。

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

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

管子 卷八 二 花齋藏板

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亾。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

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

親。而。不。計。見。弃。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

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為。之。也。必。少。有。樂。焉。

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老有

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酒禮

以。尊。之。句亦新掘。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柴蓋之。欲以潔清示敬之。十。日。齋。戒。召。

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

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為。修。矣。仲。

何俊良評頌  
挫傳神

沈約新評無  
怠無偷正是  
持心要道以  
理一國以經

天下俱管攝  
于此

朱養純評為  
身爲國爲天  
下乃所以成  
信

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謂不辭而出所以怒鮑叔隰勿趨

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

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

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爲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

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憂

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

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

爲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

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一朝樂飲而爲安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

管于卷八三花齋藏板

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

萃。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萃集也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

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

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

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

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

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春

長而后德長。心與德賴年而善年又賴血氣以延道

導引之使通調無泣闕也。血氣不調生于是疾天心

于是拂逆德于是喪道。此爲身也公曰請問爲國對

儒養生修身同此本理

周元會評國  
與天下又本  
于身

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亾國繼絕世起諸孤

死王事謂薄稅歛輕刑罰此為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

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不虐獨苑濁困滯皆法

度不亡鬱濁謂穢塞不潔清者也困滯謂疲羸微隱

亡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

得行於世也春通法度一行于上人格心于下無

再舉下無再犯曰往行不來遷善不知刑措不用卑

卑熙熙鼓此為天下也春演旨哉本術乎禁樂去偷

以遊矣此為天下也歸于長年長心無荒而血

氣調血氣調而年德永故道以養氣而持心也心有

貞明則德有貞一德有貞一則理有貞觀制外情繕

內性道以為身為天下也故聞身治而天下治未聞

身亂而天下治者也此管子有本之學儒道合一顧

管子四花齋藏板

其用作人法耳後法家乃哆言鍾鼓不解于縣窵窵

不離于側而天下治至斯而又揭桎梏以佞人主恣

睢嘻謬哉甚乎為法之弊至此乎徒概曰祖管氏祖

管氏江之不可反于岷矣而况其流離四下也聖人

之與管成仁吾之推管出道仁

有不足于道無去道而能仁

朱長春評大匡以經天下小匡以理一國中匡以  
導君君辰樞也天之中也曰中心無為以守至正  
始之外散利次之內與利乃以禁偷持其心以為  
身要于道所謂環中以應君正莫不正矣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  
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  
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

張榜評管子  
生平作用盡  
在此不可不  
熟看  
朱長春評就  
論語論次而

小更益之益  
無加焉其更  
鐵錫金矣

揚忱評為君  
亦猶是此語  
可起九原

沈門新評提  
出先公社稷  
是把柄

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國柄者。賞罰之紀要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續按齊語諸侯作百姓。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擊鼓槌。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財。寡。人。中。鉤。始。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

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管子。卷八。五。花齋藏板。

管子 卷八

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戮以徇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

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材。故授以國政。夷吾受之。則魯

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

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與社

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

使鮑叔行成。成。平也。與魯平。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

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

揚實評一仲  
也施伯以為  
大尼父以為  
小其施受之  
真歎

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知

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之。

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

狗於國。為羣臣僂。僂之以誠羣臣。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言親吾賊。非弊邑之君所謂也。績按一作非弊邑之所請也。使臣

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押以予齊。

管子

桀。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偽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之。笑其偽也。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言多所容忍。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鮑叔相公子

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使魯敗而齊克也。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為得天。於魯為失天。至於能成人事。則一。春通得天。失天。管鮑之成敗。以天不在人事。小大匠異傳。不可曰仲本圖。今

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則知後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採管仲本敗魯勝

無禍難之事也。

面

未養和評欬  
次法井然如

揠軼評成敗  
慎歸天

卷八

六

花齋藏板

趙汝師評言  
常人有為國  
得成力者功  
猶可貴矣叔  
為桓得生仲  
功無以加矣

揚慎評敘事  
無痕

張榜評問政  
處便得其要

齊之意。以成其功。勤而慰勞其君也。春通願以顯其才。管仲而勤任之。以輔桓勞。勞來之勞。願以顯其功。眾必予之。願君試用管仲。以顯其定齊之功。如此。他譬。為後患。恐其君驕。故勤管仲。使君戒者。不。俟且以顯仲之功。則國眾必歸之。勤孜孜也。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假令。管仲。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耳。猶尚可加。是不耻垢辱。忍而生全。齊將得之。而霸以顯其本謀之功。何善如之乎。言不。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以為君之副。可加也。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以為君之副。桓公思前唯不。鮑叔之知。不是失也。以及此。圖必不失。一于安之矣。鮑叔之知。不是失也。及此。圖必不失。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夜而浴之三。復。謂除其。凶邪之氣。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挿衽。示將。薙戮。使人操斧而立。

管子  
卷八  
七  
花齋藏板

其後。操斧者。將受。斧鉞之誅也。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斧者。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况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擊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天子九嬪。諸侯六也。陳妾數千。食必梁肉。衣必文繡。而戎上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以為戎車。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後。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

齊之意。以成其功。勤而慰勞其君也。春通願以顯其才。管仲而勤任之。以輔桓勞。勞來之勞。願以顯其功。眾必予之。願君試用管仲。以顯其定齊之功。如此。他譬。為後患。恐其君驕。故勤管仲。使君戒者。不。俟且以顯仲之功。則國眾必歸之。勤孜孜也。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假令。管仲。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耳。猶尚可加。是不耻垢辱。忍而生全。齊將得之。而霸以顯其本謀之功。何善如之乎。言不。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以為君之副。可加也。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以為君之副。桓公思前唯不。鮑叔之知。不是失也。以及此。圖必不失。一于安之矣。鮑叔之知。不是失也。及此。圖必不失。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夜而浴之三。復。謂除其。凶邪之氣。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挿衽。示將。薙戮。使人操斧而立。

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

校試其人有道者與之設法象

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者與之設法象

而為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

應然後次比緝綴書之簡筴故勸之以慶賞糺之以

能原其本窮其末無不錯綜也勸之以慶賞糺之以

刑罰糞除其顛旄顛謂高之頂人或不能務農息兵故糞

其顛而除其旄秦通糞除顛旄埽除賜予以鎮撫之

以為民終始續按設象即周禮懸法象魏也本謂上

國語作班序也言合羣吏比校民之有道者必先設

象刑以為民法其從而相應者比合綴連于書推刑

管子象之意而究其是非合則勸以慶賞違則糺以刑罰

于中又分異其老而賜予以鎮撫之猶勞之來之意

也終始猶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

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

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

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秉也

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

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

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

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已下每皆置

樂長春評國

語定民居兩

見文錯出著

善者為齋正

合撮而先敘

手成民事之

上似有條

趙用賢評官

官府也此言

士之鄉平四

卷八

八 花齋藏板

句則商工農之鄉也

柯潜評言唯事亂故各有所處

梅士享評四民中獨農之子常為農下有樸野而不能為士者則足賴一段以農本業也民

其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

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

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

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

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文政聽鄉。

各保而聽。鄉屬之聽。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

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

民也。四者國之木。猶柱之石也。故曰石。不可使襍處。襍處則其言唯

其事亂也。唯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議審。

管子 卷八 九 花齋藏板

處農必就田。墾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必四

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每州之士羣

謂學校。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

長者言愛。幼者言弟。且昔從事於此。且昔猶以教其

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

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

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

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具備其械器。用械器

比耒耜。穀及。比耦其耒耜。及穀及。穀及小於耒耜。皆為

一人執之。以隨耒耜之後。重治其闕。

務本則巧倖不萌故其機音槌及寒擊稟除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月即擊去不散而其秀其田以待春之耕也深耕均種疾耰耰謂復種既已先雨芸耨篇管子告農子以耕者告國子以工賈鑿也鑄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鑄也刈鎌也耨鑄皆以出入不鉏也。以且暮從事于田墾稅衣就功脫其常服以應子父兄爲而省別苗莠列疏邀邀密也謂苗之首戴芎蒲芎蔣二罪之首亦費。芎與蒲身服襪襪襪調麤堅之衣沾體塗足暴其隨在而致以爲笠。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天下之大養之者農通之者工商維之者士此四民士爲首而農爲本也

管子

卷八

十

花齋藏板

而不愿農人之子樸質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而野不爲姦愿

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爲士者即所謂生故以而不知之不習而成者也故其賢足可賴也

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農以農民能致粟

又秀材生焉故聖王敬畏農而戚近之春通語農列

第四而農民之秀者即爲士故云野處而不隳有司不告罪五此移第二而尾語不可刪今夫工羣萃而

別作敬畏農而去其告罪則外矣功謂堅美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苦謂濫惡權節其

用論比計制續按齊語作論比協材斷器尚完利裁斷爲器貴於完利相

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器用之事

相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

沈維垣評其心安焉上文法亦異

劉瓛評宛然  
卷畫山

矣齊語評大  
可畏其二語  
收力大味瀾

朕囑評問修  
政是卓識

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也監視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輅一作輅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

是以羽毛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春通羽旄竹箭齊所無也必賈而後

奇惟時來珍異物聚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時齊語作賴相陳以知賈賈知物價相與

陳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管子** 卷八 十一 花齋藏板

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

之子常為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瘠以差其政

則人安其沃瘠而不移衰差也政齊語作征春通次

土宜農墾土宜未閒燕宜土相地而差政四民不移

父子常為矣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舊貫則稟令而不惰績按齊語

當作政不旅舊則民不偷旅舊棄故舊不用如山澤

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入山澤也陵陸丘井田疇均

則民不惑惑齊語作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

牛馬育過用謂之勞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干字外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時見曰會欲求管子對

天下諸侯修時見之會

郭正域評列  
愛民之道甚  
悉

沈鼎新評容  
衆而令行正  
使民無決若  
欲安民速治  
必在于隱寓

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

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

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慣狎。相及以祿。則恩情生。故有親也。

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放舊罪。則全人命。修舊宗。則收散親。

立無後。則繼絕世。故人殖。殖生也。省刑罰。薄賦歛。則民富矣。鄉建賢

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

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

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民則慕而不費用矣。春通舉財長工。

富之也。陳力尚賢。教之也。加刑無苛。刑之也。三具而使民備。凡財之生。本于人工。本未同之。以舉以長。民

管子 卷八 十二 花齋藏板

乃開節。陳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之。民則勸而學知矣。加

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

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

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欲從會事。管子對

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

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嚴齊語作業。皆敬也。慈于民。予無財

貧無財者。當施與之。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

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

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

辨士享評作  
丙政寓軍令  
因田獵通軍  
事真蕪險于  
順伏不測于  
至靜之中

楊慎評此後  
語事精案讀  
之使人悚治  
如遊民安之  
國也  
梅士享評歸  
信多多益辨

只是部伍分  
明管仲什伍  
素分不待歸  
財取辨

梅士享評雖  
云卒伍而相  
保如父子兄  
弟故其強無  
敵

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

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

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公曰為之奈何。管子

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

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

皆使賢者為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

罪。過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

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

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

管子

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

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

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

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

軍之鼓。中軍則公。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

日蒐。振旅。而且整旅。秋以田日獮。治兵。順殺氣。是故

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政作正字。內教既成。

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

卷八

李泌評借名  
極正

岳正評責在  
鄉師處次第  
條析

周元會三選  
確然

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  
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

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

天下教士謂先管子大意全在定周室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

之能圍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日也續按此即叅國五鄉一師每歲報

于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

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

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

而竣既畢於上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

管子 卷八 十四 花齋藏板

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

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

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

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比而掩

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

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所以歷試其材能公

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功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

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一作端慤以待時

使以慤善待時待可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

以補官之不善政。謂此人聽稱柄之言。公宣問其鄉

里而有考驗。宣過也。過問其鄉里之人。乃召而與之

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召而與坐。更省視其質體以參。

驗其所成。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既。功之事也。

之。又時設問國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

骨肉而已。肉者。所謂皮肉也。國語作設之。以國家之

患而不疚。註云。疚。病也。不病不能也。春通。退而察問

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為

大夫。名之曰三選。名此人曰三。大夫之選。高子國子退而修鄉

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退。鄉退而修連。即前一。連為鄉。連

修於鄉。鮑叔在朝故不言。

管子 卷八 十五 花齋藏板

退而修里。即前四。里為連。里退而修軌。即前十。里為軌。軌退而修家

家為軌。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

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

伍。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人。不義之衆。恥以為伍也。罷女無家。罷女。猶罷。士。衆不娶。

之。故。士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妻。所謂士也。罔極。二。無家。三其德。為政者之所忌。故

逐於境。女三嫁。入於春穀。三見出而嫁。是不貞。故。順者也。故入於春穀。是故

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

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家居。則鄉善矣。所謂。家居治理。可移於官。是故

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

梅士享評由

鄉里而歸之

家故其慕善

也真由一朝

而娶之終歲

梅士享評始  
而鄉長進之  
繼而官長選  
之終而公省  
參之故曰三  
選

長由議論而

議皆有終身之功

修政則人無苟且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

其修善也實

事於公

續按此即前五鄙五屬大夫每歲報政于君

擇其寡功者而譙之

屬與問三卿

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

者一字不差

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

不嫌沓覆古

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

文衿重如此

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

程敏政評又

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

詳責五屬

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

續按秀上前有筋骨二字

有則以告有

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

管子

卷八

十六

花齋藏板

馬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

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

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

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

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

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安則固以戰則彊封內

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

可謂一霸王之功也

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

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

燕職評與前  
文無別正是  
古文妙處

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爲之奈何

管子對曰制重罪人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人蘭盾

鞞革二戟蘭卽所謂蘭錡兵架也鞞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續按齊語作制重罪贖以犀

甲一戟輕罪贖小罪人以金鈞三十金分宥薄罪入

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其首犯而寬宥之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

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爲訟者正當

禁之三日得其不直美金以鑄戈劔矛戟試諸狗馬

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擣試諸木土夷鋤類也鉏掘鑿類也桓

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

管子卷八十七 花齋藏板

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爲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爲

大諫所以諫正君王子城父爲將弦子旗爲理理獄甯戚

爲田教以農事自此已上理內已下理外隰朋爲行行謂行人也所

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匿尚處

燕審友處晉今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者所以諷動之令歸齊也又游士八千

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

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以政正也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

楊慎評末矢贖罰古政如此以威天下

亦猶行不忍人之政也徒

以事論王伯何殊乎

楊慎評觀美

金惡金之鑄知管子以鐵

與鹽並重後世贖錢用白

鐵反爭言富國之非且不知強兵之術

也可笑也

孔穎達評正  
意已伏于此

楊慎評必先  
及其侵地所  
謂賜小國地  
而後大國可

誅也將欲取  
必故與其斯  
術歟

沈得新評以  
不服天子為  
名便堂堂陣  
陣

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

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

極聘，瀕於諸侯也。瀕，見也。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

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為征伐之主也。管子對

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地名。使海於有弊，或遇水災。

教令泄於海，渠彌於河階。後教之冥渠彌，亘於河階國語註，頗明渠彌，裨海之名。

言齊有高山大海，軍士可依之為險阻也。綱山於有牢，教之立國，城必依山以為綱紀。

而有牢國。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

其侵地，吉臺原始與，渠里皆地名。使海於有弊，渠彌於

管子卷八 十八 花齋藏板

有階，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

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也。使海於有弊，渠

彌於有階，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

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北。西至於濟，北至于海，東

至于紀隨，紀隨，地名。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

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

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之

半，存魯，蔡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為

親，接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渡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望文山

也。

朱襄絕評南  
北東西果所  
尚無敵

楚山使貢楚絲卽所謂粟使貢絲于周室絲者也堪為琴瑟絃成周反昨

於隆嶽周室有事歸昨于齊齊大嶽之後故言隆嶽荆州諸侯莫不來服

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

始服比狄以騎為寇北伐山戎制冷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

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

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柁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石沈地名縣車東

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西

服流沙西虜西虜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

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

管子卷八花齋藏板

不賔服與諸侯飾牲為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策以誓要于

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為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

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醫醫所以蔽兵謂脅盾之屬

不解甲於壘不解破無弓服無矢破弓衣也無弓無矢亦言不用也

兵於醫言不用也破無弓服無矢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蔡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

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

武王之廟也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以爾自卑

而勞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

梅士亨評管仲定周室功在首止首止之罪大匡小匡俱不載毋乃忽乎曰非也欲易太子乃惠王憑謀管子不欲顯惠王之失故此篇兩曰定周室而終不言定周室者何事此管子之短也

張嶷評收拾  
功績甚壯

趙用賢評人  
君德之不修  
故諸祥瑞不  
至鬼神不享  
今龜不告之  
以吉凶反不  
如民間握粟  
以賈下筮尚

多靈驗也  
楊慎評後之  
假祥瑞以媚  
君者皆管子  
之罪人也

張榜評天成  
數語是其神

歷本根

爲君不君

君命臣毋下拜是不君也

爲臣不臣

臣承命而不讓是不臣也

亂之

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

西虞南至吳越已狎犴罔不庾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

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

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

夫鳳凰鸞鳥不降而鷹隼鳩臯豐庶神不格庶神不至則未

敬其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筮者屢

中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時雨甘露不降

管子

卷八

二十

花齋藏板

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糞徒

反竝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日昌明先德義

乃可以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河出圖雒出書

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馬之貞故從地出若漢之渥洼神馬之比今三祥未

見有者三祥謂龜龍圖書乘黃也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

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

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

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渠門旗名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

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

蘇軾評此桓公善用仁術

父之亂而二君弑死

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弑子般又弑閔公

國絕無後

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

淫亂也

馬牛選具

選擇

其善者以成具也

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

請為齊關內之侯

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

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

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

旅客也客居曹也

桓公城楚

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

謂馬在閑

廐繫養之言其良也

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

公之為已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

管子

卷八

二十一

花齋藏板

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

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

疲謂瘦也

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

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

謂四分其鹿皮

齊以文錦虎豹皮報

諸侯之使垂橐而入

丘粉反

載而歸也垂橐言其空也橐收拾也故

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

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

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

與已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為憂者為之憂可為謀

者為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

劉總評愛利信武是以服眾

朱卷和評依稀薄米厚柱之意

稱仁馬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而不正。墾而不稅。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征稅。以爲諸侯之利。諸

侯稱寬馬。築蔡駢陵。培夏靈父丘。皆邑名。以衛戎狄之

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以

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

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

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

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車馬

人皆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乘車之會朝

管子 卷八 二十一 花齋藏板

服濟河。以與西諸侯盟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小國諸

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

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加其尊禮。小國諸侯不卑。

不以國小。而卑其敬。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懼。施是

刻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

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用故不失成功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周給小人。懷德

而歸。故不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

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以朝服濟河。故不稱甲兵。文德成也。大

國畏成事如臣。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

榑士享評衛

戎狄之地以

禁暴于諸侯

衛諸夏之地

以示勸于中

國皆所以安

周也故曰寢

武事行文道

以朝天子又

曰朝服以濟

河又曰以遂

文武之迹于

天下而管仲

之功不在齊

而在周矣

沈冉新評匡

齊正以扶周

故成文武之

迹曰天下而

終之以羣臣

之謀是文章

收拾妙法

楊慎評章首  
見仲賴鮑叔  
未以叔輩賴  
仲收此段文  
字不知者以  
爲蛇足知者  
以爲廻龍也

楊忱評歸到  
季周室有分  
既語俱蕪絕

周元會評三  
邪原不可而  
仲以爲非急  
正善誘君處

其相曰夷吾大夫曰寧戚隔切實胥無鮑叔牙用此  
五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成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  
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  
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  
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  
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  
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  
屬其鬻領屬綴連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

管子 卷八 花齋藏板

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輔我子大夫我則勝君之任也

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

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爲國乎對曰臣未得聞

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與晦夜之側

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

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白事對曰

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

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

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

楊慎評難病  
立方就讓成  
任此大機大  
用非當時諛  
士所能望其  
項背也

姚樞評厲風  
得其人

岳正評見仲  
父和衷相濟

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

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以為可。豈

更有不可於此者。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斂為不可。優謂透，隨不斷。優

則亾衆不斂，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

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可言之時，正與夷吾

不可待他日。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

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

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之為人小

廉而苛快。音逝，苛密，快，察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與人定交結。

管子 言多所慣習也。 卷八 二十四 花齋藏板

績按：大匠作博于教，而又巧于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則辭結當作辭給，苛微細也。正荆之

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荆俗同，使之遊荆，必得其歡心，上二人亦然。請使往游以結

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行，出然後退。相三月，請論

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

柔，臣不如隰甥。請立為大行。大行，大使之官。墾草入邑，辟土

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

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

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

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

宋長春評重  
言易見三者

可無不可先  
秦法家之士

政為此說故  
庶桓公之短

而自文其毒  
至二世而行

亦二世敗而  
會神仙家

驗猶天之有  
焉亦不知

造于世不然  
宇宙皆糜爛

萬古為長夕

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

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

如。於五子各能易夷吾。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

以五子之。吾所不能。若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

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春演管氏封禪之對。不經見左氏。天都迂誕方士。夸言傳

會。神仙家佞主者。大史公博據異記。以實其書。因傳

焉。亦不知助出何籍。據此中入小匡。添益本語。故文

明此亦采本也。政未必信。即信者。齊實有岱而封。且

仲諍之。况儼然欲受命。臨中夏。以抗天子。不諄乎無

王之罪。將浮問鼎于召。狩請隧。獲矣。聖人何以。正

一。譎嘉。致葵丘。而諱河陽也。著書者。溺文而昧于義

以是借飾為仲漢乎。不知其仲詭也。一匡。匡王耳。君

無王臣與同罪。平日所為轉移何居。而口舌爭于一

管子

卷八

二十五

花齋藏板

且至爭而罪已昭于會矣。凡此皆小匡之附益齊語。而失者。此辨其大耳。

王言第二十一

闕

內言四

管子卷第八終

11

